

英國的和平策略

李聖五

當着意阿戰爭劇烈的時期，英國輿論的激昂，達到了極點，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國會，每次開會總有很憤慨的雄辯，有一次自由黨的領袖勞得佐治（Mr. Lloyd George）站起來責備政府，他說：

地中海沿岸各國都正準備着幫助你們（指英政府），但是你們逃跑了！

他接着伸出兩個手指來指向外交艾登其他的閣員說：

今晚有怯懦的屈服者在我們面前，這就是那班懦夫！

勞得佐治在歐戰時是英國的內閣總理，也是戰時英雄的碩果，他對意阿戰爭的態度可以說十分憤激，他自然主張盡全力協助阿比西尼亞，甚至於不惜對意出諸一戰，所以他在國會裏說：

你們如果繼續主張，不爲此戰或不爲彼戰，法西斯國家的侵略範圍，將漫無止境。

勞得佐治在英國政治上的勢力，除卻他本身代表的自由黨以外，還有勞工黨，共產黨，一切的所謂左傾份子，在外交政策上都一致擁護他的主張，他的一言一動當然發生很大的影響，但是他的主張祇可指斥政府而不能見諸實行，同他相反的一派就堅持着武裝孤立政策，非至侵略者襲擊到英帝國的領土，絕不參與別國的紛爭。所以緊接着意阿戰爭的完畢，爲打破地中海現狀的困難，就有很多英人主張放棄地中海，他們的理由是地中海上一旦發生戰爭，英國海軍所受的威脅，非常危險，與其將來被敵軍飛機一掃而空，以至於不可收拾，勿寧預先自動放棄，祇須保留東西兩頭的海峽，以後航行，可以繞道非洲南部，經過好望角的舊道。這一般人的主張號稱爲好望角派（The Cape School）。

這種退縮保守的意見，自然不適合於英帝國的政策，同勞得佐治一班人的主張比起來，可以說是背道而馳，各趨極端。

實際上怎樣呢？在阿戰爭中英國的外交家赫爾（Sir Samuel Hoare）曾在日內瓦發表過極強硬的演說，博得很多國家的歡欣稱贊，英國確曾集中艦隊於地中海，原擬恫嚇意大利，使她中止侵阿，誰想反而促成意國侵阿的成功。一九三六年五月，阿國是滅亡了，到了六月二十日英前首相鮑爾溫氏就在拉那爾演說，竭力主張英國政府準備撤消對意經濟制裁，鮑氏說「舍此而不為，則唯有出於戰爭之一途。」不久英、意兩國又簽訂了貿易協定，規定兩國商業匯兌及款項支付的恢復，以至於商務及其他債務的清理。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英國就照會意大利政府，決將英國駐阿比西尼亞公使館改為總領事館，這對於意大利兼併阿國，不啻給牠一個事實的承認。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英、意二國簽訂了英、意地中海紳士協定，對於地中海上的糾紛，希圖得到一個休息，不數月，地中海的形勢又轉趨惡劣了，於是又簽訂了一個由兩國擴大為數國的尼翁協定。英國這樣忍痛讓步，絕不能說她怯懦，乃是因為她認清楚了世界的局勢，認清楚了她本身的地位合力量，她不能孤注一擲，她不能摧毀英帝國的運命，局部的損失，正所以顧全全局的安全，一時的忍辱，正所以保持較長久的光榮。這是英國的中心主張，英政府對外執行的辦法，都把這中心主張，表露得清清楚楚。

我國八一三抗戰開始以後，英國在遠東經營數十年的一切權利，都又直接蒙受日本的侵略，英國在野派的政治家引證斯汀生的話，認為日本對華作戰的經濟來源，大致由英、美兩國輸入，於是主張對日經濟封鎖，可惜未能實行。其次主張英、美合作的人們，認為英國苟能首先發動，美國也必然起而偕同英國作同樣行動，藉以保護她在遠東的權利，依然不能見諸實際。退而催促政府加強國聯的力量，對日實施制裁條款，也是徒托空言。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外相艾登在議會中答覆質問，他說：

有效的制裁雖不一定引起戰爭，但有陷於戰爭的危險，除卻背後實力充分，足以壓倒一切，任何國家必不欲嘗試這種辦法。他接着又說：

國聯祇有兩個大海軍國，一為英國，一為法國，英、法的力量不足以壓倒一切，欲在遠東有何舉動，必需國聯以外的國家，出而合作。英首相張伯倫也在那一天的議會席上說：

英國不是單獨維持世界安全的警察，本院（指議會）的反對黨不察，忽略了他國拒絕同英國協力擁護國聯的事實。

英國對於遠東這種態度，非但足以放縱日本生吞活剝她的權益，而且足以鼓勵日本愈益猖狂，逐漸侵略到她在遠東的領土。這種情形，聰明的英國人當然比我們明瞭得多，但是英政府為什麼拒絕採納在野派的意見，而一味的容忍呢？其中有三個原因：一則軍事力量欠充分，二則外交準備

尚未成熟，三則英國人民厭惡戰爭

自歐戰結束以來，空軍力量突飛猛進，已使下一次世界大戰頓改舊觀，英國的國防地位遠非戰前可比，她的防禦工事不像以往的情形，難以突破，加以英國擴軍較德、意、日、俄等國都遲緩兩年，在目前的國際舞台上給她一個很大的打擊。去年十二月三日勞得佐治氏曾經大聲疾呼的說：「下一次大戰如果爆發，我國必被逐於地中海之外，紅海亦必為意大利帝國在阿比西尼亞的勢力所壟斷。」同時他又說：「德、意兩國明瞭我們的地位，她們知道她們在西班牙的勾當完成以後，我們的處境必益覺困難，我們將不敢訴諸戰爭。」

意、阿戰爭正劇烈的時間，很多注意國際問題的人，以為英國如欲拯救阿比西尼亞於危亡之中，是極容易的事，英國祇用她強大海軍的一部份封鎖起蘇彝士運河來，就足夠阻止意大利派兵遠征了，這種觀念到現在還留在一般人的腦筋裏，以為英國捨此而不為，未免太老奸巨滑了。其實，假定英國果出此舉，結果恐怕祇足增加她本國的困難，意大利的海軍確實不在英國人的眼裏，但是一想到意大利在西西利（Sicily）的飛機場，近在咫尺，英國就不禁遲疑了。一直到現在，英國還不是仍然恐懼意大利合西班牙的空軍嗎？一個可以炸毀她在馬耳他島的軍港，一個可以炸毀她在直布羅陀海峽的砲壘。這都是明擺在那裏的事實。

英國人民反戰的心理，自歐戰以還，一共沒有減輕過，他們以為有和平，然後才有貿易。在消極方面，萬一別的國家發生戰事，他們惟有督促政府盡力避免牽入漩渦，假定國際間有發生大戰的可能，他們要督促政府不惜採取任何手段，防止大戰的爆發。英國是個民治國，大多數人民的意見，政府是不敢違拗的。現在責備政府最嚴酷的勞得佐治氏，他在一九二二年怎樣交出內閣總理的大權從唐寧街走出來的？還不是因為爲土、希臘爭，他主張協助希臘的一派政黨而抵制土耳其？還不是因為他未認清本國的力量遭到人民的反對，而不得不辭職嗎？意、阿戰爭時英國出名外交家赫爾在日內瓦的強硬演詞，當時博得多少人鼓掌喝采，多少國家歡欣鼓舞，到現在怎樣呢？還不是受英國人民的嘲笑，反責他如果不在日內瓦發表那種誇大荒謬的演詞，英國不致於對意大利喪盡了面皮，也不致於失掉了英帝國在國際上的威望嗎？

不過英人的反戰心理是有限度的，他們絕不畏怯，也絕不狂妄，他們堅毅忍耐的程度很高，利害問題的認識很清楚。他們在歐洲必然保持地中海的門戶開放，在遠東他們不容許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到熱帶，最近新嘉坡軍港的完成，就是擺給日本侵略者看的一副面孔，海洋上的霸權，他們也決不放鬆。侵略者一旦超過了這些範圍，英國必定不辭一戰。至於德國將來進兵捷克，在英國人以為最近尚且不至於實現，就是實現了，英國也不必定發動，將來法、比、荷無故被侵略時，英國須起而援助，這是英國於數年前在歐洲自我的束縛，現在無從擺脫，自然也是被牽入戰爭的可

112263

112264

能性這一切的事實，在英國的民間輿論及政府策劃中，都有充分的表白。

英國的外交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我東北以至最近二三年，可以說是處處遷就既成的事實，處處敷衍驕橫的強盜，有幾個國家恰好由她幫助着強壯起來，不轉瞬間，就對她倒戈相向，六七年來的國際外交，足使英國徬徨不定，捉襟見肘。她所賴以維持集體安全的國際聯盟，一毀於不能公正處理九一八事件，二毀於不能對意實施汽油制裁，三毀於德、意、日三國相繼退出，現在變成了一個軀殼了，英、法還在左推右移的懷抱牠。

英國對於遠東問題，在目前所最需要的，是美國的合作，不幸機會也被錯過。當美國前國務卿斯汀生主張制止日本侵略吾東北時，是英、美自歐戰以還，可能合作的惟一機會，可是那個時期英國不像現在感覺到急切需要，對斯汀生的主張拒予考慮，美國乘機退而自守，結果，給日本造成功大舉侵略的機會。其次便是歐洲互相反對的主義陣線，這個陣線的一方現在已經擴大到亞洲，在歐洲形成了西班牙戰爭，共產國與法西斯國旗鼓不相上下，在亞洲偏有無恥的日本，藉着假幌子，向我國猛烈地進攻。這雙方面的陣線，一則明目張膽地向英國進攻，一則戴着假面具，至今尚在暗中摸索。英國對於雙方的愛惡如何呢？英國的所謂左派政治家，自始就主張聯合起左傾國家來向法西斯國進攻，而英國右派的人就堅決反對參與戰爭。實際上，英國的外交當局確曾一度器重蘇聯，認為她有抵制法西斯國的氣勢，這種認識本是一種嘗試，嘗試到現在，眼看着蘇聯在西班牙的成績不佳，將要逼得英國自顯身手，而在遠東又畏縮不前，英人期待的熱情，似乎也逐漸退消了。本年二月十三日英外相艾登氏在英國青年協會演說有下面幾句話：

余不承認思想的衝突，無可避免，民主政治原有一定目標，應由所擇途徑以達到此項目標，但此非民治國該當與他國對立之謂，各民治國與各獨裁國間敦睦邦交，非不可能。

對獨裁國這種妥協的口吻，在半年以前是容易從艾登口中吐出來的。英國目前的外交方針，在親疎遠近上，很難分辨得清楚，蘇聯在喜馬拉雅山一帶，德國在黑海沿岸，意大利在地中海上以及日本在遠東，都有侵害英國的佈置或行動。在原則上，英國要使敵對國轉移敵對目標，以至於向她不敵對；對於利害問題，她要避近害，取遠利；對於侵略國，她要敷衍企圖小的而準備應付企圖大的。非如此，不足以達到她最近的三個目的：第一、展緩世界和平破裂的時間；第二、避免牽入戰爭漩渦；第三、阻止全面大戰在歐洲爆發。